



田叔禾小集序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豈必其不移於習俗而已哉雖一世之所習不能使之移也雖累世之所習不能使之移也是以其出爲文章以成一家之言也必能盡洗當時之陋而一醒天下之心使天下之士聞者莫不愛慕而敬服之重其人惟恐不得其文得其文惟恐不傳其集既傳矣又惟恐其集之或遺而不獲盡觀其全若退之之於唐末叔之於宋雖片言寸牘亦足以爲人珍惜者此無他名

言碩論自不容於或泯也。國初文章之傑盡出東南，宜其士習之不變矣。而二百年來，主故常者襲腐爛而不緝其辭，主新奇者尚怪誕而不根諸理。至弘治正德間，濟之王公則矯之以純正，伯安王公則振之以雄拔，似足以迴狂瀾，拯頽風。而終未見其有翕然從之者，豈非舊習移人之深之所致耶？今聖天子御極，右文更化，叔禾田先生以進士爲禮部郎，又兩爲廣閩提學，立志復古，博覽旁搜，根抵於六經，貫穿乎百氏，本豐而末之茂，源

深而流之長，故其發之於辭，冲溢渾雄，優優乎有溫柔敦厚之氣，如登泰山而層巒爲之秀發，如入武庫而鋒穎爲之森羅，如探珠淵窺寶藏而奇珍爲之眩目，大或千言而無所於竭，小或數言而無所於遺。於是及門之士，皆倚爲鑑衡，無不刮磨砥礪，以滌其凡陋，不經之習，視之起衰濟溺，崇雅斥浮者，其功誠偉矣。先生以病廢歸田，垂二十餘年，猶執卷披吟，無間寒燠，四方學子莫不以得其一言爲寵光，王公貴客門生故吏，往往走書幣候起

居交馳道左戶外之屨可接有欲回爲請益者舟
輿往返不以暑雨宵暮爲勞又每每檄縣官擇能
書吏給餐錢繕錄其文以去夫先生年始逾六旬
身不滿六尺官不過四品聽其言若不能出諸口
而海內之愛慕悅服之者咸覩其衰壯以爲欣戚
豈非以豪傑之所蘊自有不可泯者存耶是集也
其子蘅哀其三之一以應人之求錄者也然世之
惜先生之文而不忍其或遺者又可因是以會其
全矣嘉靖癸亥三月吉餘杭蔣灼書

家大夫小集引

不肖男田 藝蘅 私識

大明東南作者自劉伯溫宋景濂方希直而下
寥寥百五十歲迺有家君焉蓋其間如世人所
稱豪傑大家固非無作第作矣而未大即大矣
而未精則亦徒作耳矣武進唐公應德嘗謂蘅
曰小子識之而翁文昌星精也於戲追惟斯言
豈其然哉家君喜讀書垂老病廢兩手捧卷不
忍釋平時屬文畢遽持其草與人多不蓄副本

四方宦遊復漸散軼故嘗自詠云一從桂海驟
鸞去零落珠璣爛未收殆紀實也即今所存車
載駟馬尚恐不能勝而海內名王上公遞遣侍
史來在在令縣官給筆札踵門鈔錄戶限幾折
不肖亦每苦于校讐因請梓而行之者再四家
君顧謙讓未皇許也退而私自繕寫凡得詩文
三百六十九首分爲一十二卷初不暇計其次
第先此鋟布以應戶外索文者敢并識其所聞
如斯云若夫五十已後者則置而不錄蓋覲面

交承或有難于去取也聊備編目于左尚冀餘
力乃重圖之

嘉靖四十二年春三月九日

已刻雜集

藥洲先生文集

凡六卷嘉靖十三年公爲
廣東提學僉事時刻

藥洲先生詩集

凡六卷

學約

凡三章廣東刻

試約

凡九章廣東刻

講章

凡二卷廣東刻已上板俱存藥洲崇
正書院講章福建時又入學政集

斷藤峽紀一卷公為廣西左參議時刻公

分守左江道以平斷藤峽功奏

西湖遊詠一卷嘉靖十七年公與黃勉之

學政集講義二卷策問二卷嘉靖十九年

征南碑一卷福建刻

立後論二卷福建刻

南遊賦一卷福建刻

釐正丁祭禮樂彙典一卷福建刻已上板

武夷遊詠一卷嘉靖二十年公與蔡子木

西湖遊覽志凡五十卷嘉靖二十年刻

炎徼紀聞凡四卷其一惠安曾公英遇刻

刻板存餘杭縣其一福州周公元服

大觀堂策目二卷積善毓慶堂刻

未刻雜集

楊園集凡三十五卷

疏一卷 議一卷 序三卷 記二卷

書二卷 論一卷 說一卷 頌一卷

贊一卷 經議一卷 題跋一卷 傳二卷

墓志 四卷 行狀 一卷 祭文 一卷 賦 一卷

五言古詩 二卷 七言古詩 一卷

五言律詩 二卷 五言排律 一卷

七言律詩 一卷 五言絕句 二卷

七言絕句 二卷

藥洲九畧 九卷不全

九邊志 九卷不全

唐詩人死 二十卷不全

田叔禾小集卷之二目錄

男田 藝衡 私識

序 十四首

漢文選序

越絕書序 為副使孔公作公名天胤汾州人嘉靖壬辰進士板存提學道

路史序

夷堅志序

廣東鄉試舉人叙齒錄序 嘉靖甲午科公為提學僉事

福建鄉試錄序 嘉靖庚子科公為提學副使

少師夏公奏議序公名言字公謹貴溪人正德丁丑進士福建刻

西湖遊詠序舊刻一卷公與黃勉之作名省會吳縣人嘉靖辛卯舉人

西湖遊覽志序凡十六冊嘉靖二十年刻板存杭州府

西湖覽勝集序為沈仲文作公名應魁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

東覽篇序為浙江僉事皇甫公作公名淳字子安長洲人嘉靖壬辰進士

鵝鳴集序為紹興府同知俞公作公名憲無錫人嘉靖戊戌進士

治邑要言序為御史徐公作公名宗魯華亭人嘉靖己丑進士

賜閒堂稿序為少師夏公作

田叔禾小集卷之一

錢塘田汝成撰

男 藝衡 私抄



禮樂之教其實不布於治功而

華散於文墨縉紳之流操觚引翰者各以所得

恢張緒餘垂聲藝苑蓋起自嬴秦盛於漢魏襲

於六朝靡漫極矣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然而先進之識
摭其實後進之識獵其華吾因是而知先王教
澤涵濡波及後世者至深遠也梁太子蕭統監
撫之餘招徠才彥玄覽前載芟穢披珍存什一
於千百分門萃類爲書三十卷題曰文選自唐
以來文章者家視爲標準鴻儒碩學罔不取材
可謂摭七代之英靈流萬古之膏馥矣宋時學
者不解文詮妄加參駁謂統拙文陋識去取違
宜若董仲舒之對制劉向之叙戰國策王羲之

之記蘭亭陶淵明之賦閒情則遺而不錄相如
賦上林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叙玉樹青葱
則槩收之而不辯其繆以此譙統褻瑕掩瑜不
原述作之旨統不云乎若以立意爲宗不以能
文爲本者今之所撰抑又畧諸蓋能文固先於
立意而立意者未必專於爲文故議關國是事
載史官雖董賈之言亦所不採若體屬詞章思
歸藻翰即楊雄符命又何擇焉大抵選例崇葩
華而畧簡澹執規鈇而齊體裁是以考辭按部

日抄元集卷一
一
璿若連珠大篇短章咸歸穠郁故詩如淵明文
如蘭亭非不皎然清逸也第使掇入集中揆之
諸家覽非一體矣若夫閒情一賦明爲白璧微
瑕蓋處士興寄冲寂不當學步絕詞勸百諷一
自舛平生若以淵明之故槩獎爲佳是寶夏后
氏之璜而忘其考也上林甘泉宗工傑構乃直
以片繆致蠲是憎蟻鼻之缺而棄純鈎也况統
集衆見以取裁可否於甲乙者必且審矣而一
以譙統不亦固哉邇來更有文選增定廣文選

諸編自附於統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繆殆謂末
學庸受不知而作較之宋儒抑又甚焉故愚嘗
謂文選一書譬之園林也惟石蟠松竒花異卉
以延賞適而已梗楠豫章非所植也又譬則散
樂焉吳趨楚舞擲管彈絲以娛眺聽而已而一
唱三嘆以雅以南非所陳也述作之旨機軸存
焉執是而求則羣疑可釋矣唐時李善始爲箋
釋呂延祚病其未備乃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
珣李周翰五人重加疏解後人併善註而傳之

日抄元集卷一
一

名曰六臣註凡六十卷蓋皆奏進於玄宗者故稱臣焉予嘗得宋善本將重鈔之於家熟因命蘅兒嚴加校讐且叙其首簡而并著所以解嘲於統者以平章選例云

越絕書序

越絕書一十五卷凡十有九篇爲內經者二內傳者四外傳者十有三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豈其然哉內經內傳辭義奧衍究達天人明爲先秦文字外傳猥駁無倫而記地兩篇雜以

秦漢郡縣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本事篇序則又依託春秋引證獲麟歸於符應若何休之徒爲公羊之學者故知是書成非一手習其可信而略其所疑亦可以苴埤史氏之闕脫矣其曰越絕義含兩端或曰竒絕或曰斷絕句踐困憊餘魂弱身強志轉敗爲功得非夷裔雄材曠世竒事乎故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誠積於中而威發於外內能約已外能絕人故曰越絕齊將伐魯仲尼恥之子貢一出而動四國遂

以興越滅吳亂齊伯晉魯恃以無恐而春秋所
紀二百二十四年諸侯之事適以於越入吳終
焉故解者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
於此辯士絕於彼故曰越絕愚謂二說殊科咸
從臆決折衷確貫則前說爲優吳越保界遐陬
執同唇齒持信義以相恤則敗亡之禍安從生
哉而互爲窳窳日尋戈矛隙劇仇深一施一復
興廢之際天人昭矣方吳之初伐越也歲在牽
牛史墨占之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

越人迎擊闔廬殲焉是吳之違天也是以有檇
李之辱夫差畜憤父讐冀於必報人謀定矣越
雖得天未可逞也句踐不納范蠡之諫而先事
襲之訖用大敗是越之違人也是以有會稽之
辱越王卑詞厚禮請成於吳吳人許之殆天意
焉而越王苦身焦思約已阜民折節賢豪繕飭
備利范伯治外大夫種治內計然畫策明於陰
陽天人合矣夫差方且恣其淫心窮購奢靡疏
子胥而昵宰嚭忠佞倒植當是時人有言宰嚭

死者仲尼曰否否天生宰嚭以亡吳也吳不亡
嚭將無死嗟乎天人之度不更昭乎終以勤兵
遠畧而越乘虛擣之吳是以有姑蘇之辱其時
越猶未能卽有吳也而與之平夫差苟有志焉
或能以一旅自奮而敵鯨鯨安餘身無幾越且
假仁徼譽取舍循方人事備矣天眷殷矣吳是
以有甬東之辱嗣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
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王致祚比跡桓文鴻烈
徽名彈壓宇內謂之越絕不亦宜乎夫吳越比

壤而封吳之視越也猶擾虎也跳梁不出楯檻
之間其大小強弱不敵明甚然吳以強大而敗
越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
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
而句踐工於定傾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太
原孔子督學兩浙得是書而悅之曰入其疆而
不習其故非學也校其訛舛而付梓焉以予爲
吳越之遺黎也屬序於予爲之引端若此而歸
之天人之度焉嗚呼順天者祥逆天者殃脩人

者昌怠人者荒豈惟吳越爲然持以考百代之
推遷其故可立覩也

路史序

路史前紀九卷後紀十三卷發揮六卷餘論十
卷國名記七卷宋時廬陵羅泌所著也泌之名
不登宋史路史亦不載藝文志蓋泌之著書當
宋之季葉雖嘗鋟行而流布人間者不廣至今
好古之家鮮有全裘頃歲得是書于晉江楊士
中所而缺其前紀二卷予購完之藝蘅請家塾

重鋟焉予因以屬之而爲之叙其首簡也或曰
路史之名何謂也曰路史者大史也曰尚書春
秋均之爲史也而此獨謂之大史何也曰道莫
大于三皇德莫大于五帝功莫大于作者是皆
諸史所畧而是書獨詳焉故曰路史者大史也
曰路史表二靈以冠十紀而復肇以初皇何也
曰三極有元萬物有祖初皇者三極之元而萬
物之祖也然且揣摩以爲名耳非有姓氏政蹟
之可述也諸史之言盤古氏之首天下也擘拆

堪輿提挈日月其言大而無當故路史削而不錄而肇以初皇以端始也其名則洞神部先已紀之矣曰昔人有言三皇之事若恍若惚五帝之事若存若亡於恍惚存亡之間而廣爲哀採無乃擇焉而不精乎曰不然談史事于邃古者病其畧談史事于近代者病其繁繁則鮮要畧則寡原仲尼曰作者七人矣蓋指羲皇而下者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者無紀則述者何稽焉結繩之世簡策無傳其鴻號僅見于

六經而諸子百家稗官芻說顧有載其片言隻事者第雜亂而無統浮僞而多岐路史作而旁搜旅摭傳信傳疑按部班辭各歸其所譬諸累寸絲以爲錦斐然成章故能上察天文下該地理中盡物變窮鬼神之情狀究禮樂之根柢明世運之汚隆分姓氏之原委論生死則徵神仙之妄闡性命則闢佛老之非崇封禪則舉告成之典美封建則顯公治之端凡意有所會義有可疑者卽以評斷叅之評斷之不足則繼以發

揮發揮之不足則輔以餘論若夫議封建而考
姓氏則國名紀備焉自是邃古之典燦然復明
而向之恍惚存亡者昭如指掌其用心亦良苦
矣曰路史絕筆于夏后氏削商周而不錄何也
曰此路史之微意也仲尼叙君道則首二典叙
臣道則首三謨皆以粵若稽古引之明非後世
所可企也稱至德于周獨歸重于文王而于湯
武之事蓋闕如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平生褒許惟此一言其微意可想見矣故

成湯放桀自負慚德武王伐商又士非之德自
此衰而利自此競後世篡奪之禍自此始也故
路史削而不錄其竊取之義蓋有在矣夫羅子
以博聞強記之才于書無所不讀而布衣草履
困于蓬蒿睹時事之艱危不求聞達陸沉文史
何止三冬勒成一家之言拾史記之遺文完千
古之缺典其功亦不小矣而名不登于史冊書
不載于藝文志不猶岐陽石鼓不見錄於周詩
者乎斯鉞也所以大路史而廣其傳也

夷堅志序

夷堅之名昉於莊子其言大鵬寥濶而無當故託徵於夷堅之志所謂寓言十九者此其首也
有宋洪公景廬仍其名而爲之志雜採古今陰陽冥報可喜可愕之事爲四百二十卷史氏稱其博極載籍而稗官虞初靡不涉躡信哉今行于世者五十一卷蓋後人病其繁複而加擇焉分門別類非全帙也或謂神恠之事孔子不語而勒之琬琰不亦謬乎其用心乎予則謂宇宙

之大事之出於億料之外者徃徃有之若姜嫄之孕傅崑之夢獨非大神大恠者哉而垂之六經非漫誣以資談詭者固仲尼之所存筆也然則不語者非不語也不雅語以駭人也苟殃可以懲凶人祥可以憑吉士則雖神且恠又何廢於語焉何也蓋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
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於是乎爵于朝戮于市播于大誥而鑄于刑書人亂則天

治之於是乎翼于無形呵于無聲錫奪其貲基
而延縮其壽夭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彛倫
所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爲治也顯
而易見天之爲治也幽而難明畧其易見而表
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夫人分量有限
而嗜望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沈汨不懣之以天
刑而喻之以夙賦則覬覦者何觀焉故知忠孝
節義之有報則人倫篤矣知殺生之有報則暴
殄弭矣知冤對之有報則世讐解矣知貪謀之

有報則併吞者惕矣知功名之前定則奔兢者
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則踰墻相從者慝矣其他
賑饑拯溺扶顛擁孺與夫醫卜小技仙釋傍流
凡所登錄皆可以懲凶人而獎吉士世教不無
補焉未可置爲冗籍也景廬以文學世家而其
父皓仗節使虜不辱其身三子迷之伯仲競朗
咸歷清貫名震一時史氏以爲忠義之報則夷
堅所志豈種種矯誣者哉洪君子口者景廬之
遙胄也爲太保襄惠公之元孫秀雅而文刻是

書而傳之庶幾乎不墮手澤之遺者後昆繩繩則洪氏之食報猶未艾也

廣東鄉試舉人叙齒錄序

嘉靖甲午廣東取士七十五人維茲七十五人皆馳聲雅素受予品題矍然物色無一崛起人下者于是士論翕然謂七十五子不負予許與而七十五子亦欣然自謂獲所知遇也公燕既畢迺展私好問問怡怡肆筵以齒則又比次姓字年歲與其世系盟而頌之曰長無挾少無犯

讓以將之世世無爽既成以告田子田子曰二三子知禮哉古者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是故敦誼而讓無弗與者抑予聞之古之君子其讓有五輔主庇民論道弘化雍容巖廊則以德讓決籌宣力經營四方以急社稷則以能讓程課會要黜陟迺行推良引苦則以功讓設儀辯位班著序從玉步有等則以爵讓顧瞻棗梓遨遊里閭樂群合族則以齒讓五者緣情而出其尊以時聖人修之以敦民行不可偏也今之君子

以齒讓者或知之矣餘不免有競心焉何哉昔者虞廷命官群后相讓迨乎西周論鄉論秀亦莫不讓不賢者讓賢者而出之曰其弗如也小賢者讓大賢者而出之曰其弗如也故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讓治也比其衰也而人皆心競力爭以相雄長故其詩曰受爵不讓以至于斯亡嗚呼傷哉後世科舉之制興而士益無讓隋唐而下爭名奪利之語徃徃形諸頌詠以爲美談獎汲後學虞周之風岌乎絕矣迺今

嶺南之士曳裾庠序挾策自奮者無虞九千人與于選者纔百一爾其得者失者果皆以讓心將之乎否也百一之中則又有長者少者裒然首舉者偃然後列者及乎登名仕版以簡以詘則又有能者否者升者沈者夏先達者蹇塞下僚者果皆以讓心將之乎否也是故君子樽節以明禮非以飾情也致恭以崇行非以邀譽也凡以讓道存焉爾是故讓德則學尊讓能則才著讓功則績孱讓爵則義明讓齒則仁洽五者

咸備其益無方故君子貴讓也今日之舉第以讓齒云爾二三子廣之哉古之君子達而善讓者莫如禹故大舜揚之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窮而善讓者莫如顏淵其言曰無伐善無施勞然神禹之讓先之敬脩顏淵之讓原于克己是故讓生于知不足知不足生于學未有學不力而能讓者也二三子勉之哉羅子本德等咸作而對曰今而後知讓之爲道大也詩云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疇敢

操上入之心以負彝訓

福建鄉試錄序

嘉靖十有九年福建舉貢士之典先是禮官言屬者士習纖華而文尚頗僻襲諸子以緣飾六經本末倒持非盛世事請令有司學官弟子今歲貢士諸不應經義者罷之謬進者罰其舉主詔曰可禮官下郡國郡國有司莫不皇皇焉祇承德意三五約束獎其賢者而懲其否者學官弟子亦莫不皇皇焉回慮迪矩盪滌瑕穢還

師古初以待徵令於是巡按御史王瑛奉詔
展采瞿然改容曰掄才重務監臨在瑛瑛敢弗
忝廼博訪文學禮聘體立及教諭林一正主考
試教授劉霽徐元孝教諭吳岳劉瑞爵劉繼科
徐北劉以貞同考試以左布政使馮時雍左叅
政顧夢圭提調按察使嚴時泰副使沈師賢監
試放於故實而增其儀物百度具飭侈於前聞
廼合提學副使田汝成登進之士三千有奇簡
其可者九十人覽其詞率馴厚爾雅溫而不劇

文質相扶攬掖古今而折衷孔孟凡齊梁之脂
艷莊列之譎張一無淄綴信遵義之昌言迎風
而雅化者也僉謂可以貢矣廼列上名氏并其
文而錄之序曰在昔神禹班賦九州徵其名物
以供邦用命之曰貢而成周之制諸侯造士於
天子亦曰貢蓋貢之言用也無論人物必適用
而後供也夫賢豪之生於封域也與名物同珍
守土之吏不得而私故有而不貢是蔽善也貢
而不適是罔上也是以先王試士澤宮不彰黜

陟以罰不適以令於諸侯曰母或不恪邦有常刑也夫閩東南之逖土也毛實不登於禹志瑞帛不輯於周庭秦漢之交物賦猶未入也至唐而始以人才貢嗣後漫漫焉益庶矣我朝南服大關閩爲雄藩物產隱賑與江淮甲乙而英雋彙起紱冕比肩蓋山川之氣盤鬱而舒方隆未艾也故閩雖僻遠而織綺五金球琳璣翠瓊楠篠蕩橘柚之物凡可以備飭化旅苞匭者莫不布濩上國焜煌下陳而况於賢才乎書曰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故物以遠而貴士不可以遠而遺也且金玉輝潤追琢其章則瑚璉之器也大厦雲構含陰啓陽則棟梁之具也經綜綸理黼黻衣被則綺帛之溫麗也有一於斯亦足賈重於世而况大德不器隨用咸宜者乎今聖天子躬親師帥以至德儀刑著誠遏僞救其媮薄培養甚厚猶天地之於物也風雨披潤而土膏之也曾不踰月而海壤同流稟印彝訓歸於周行亦猶萬物沐浴太和

而益長茂也故亭毒群有因材篤阜者天地之
擇物也旁羅民秀淑慝差分者聖人所以擇士
也故貢雖任土而作不強所無然猶第其良窳
以論及舉者所以謹侯度教民作忠也今夫秉
贄以供交際有不適者尚非所以表敬况貢士
於天子之庭乎故夙夜怔營懸脩衡鑑者主司
之責也荷名思義無載爾僞言由衷而行稽始
者烈士之介也方主司之求士也蒿目苦心捐
十得一孰不欣然以爲希世之奇珍哉迨乎占

籍榮次徃徃移易前脩坐貽玷缺者塗外之巧
難窺而席終之策未令也故懷珉裸瓊眩符采
以取售者救物也嫵媚言儀包伏奸諛以游徼
富貴者救士也二者皆不可以爲貢二三子充
賦茲鄉旅庭有日矣得無有甘辭給進而大謬
操持者乎 聖天子右文隆化而俯矚奧溥不
可欺也假令舉澤宮之典循名責實簡其庸違
以論及舉者則愆靖獻之誼負探擢之情已非
所以撫臆論報也故原古者制貢之義而因之

以規云是舉也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
毛伯溫杭稜南粵節制茲邦提督南贛右副都
御史李顯紆猷贊武雅志好文右布政使車純
右叅政梁廷振左叅議徐樾副使劉應授傅鳳
翔僉事曾世昌陳洙侯廷訓郝維嶽都指揮僉
事李鏜李懋襄翼於外綜理惟虔副使沈一定
右叅議曾存仁都指揮同知王國賢先期入
覲亦始事服勞者也於法得書

少師夏公奏議序

蓋聞上聖作必有名世之臣景運昌而後有光
天之業是以阿衡傳說保乂殷宗周公召公奭
亮周室莫不對揚休命敷奏嘉謨潤澤鴻圖恢
張竣績者矣迨乎叔世上下之交鮮克媿德而
參差異代者慨不同時賈誼策侔伊管而丹懇
不鑒於袞旒陸贄志幹璿衡而秉用不登於鉉
軸則納約艱於契合讒妬巧於睽攜嗟乎斯明
良之懿寥闕於簡編而雍皞之治罕覩也粵我
少師夏公稟間淑而無雙掩瀛寰而獨步學開

武庫儲萬卷之菁藪道叶斗樞綜兩間之經緯
藻思發而煥若卿雲風範凝而鬱如岱嶽又遇
今上皇帝德配蒼旻化覃玄造憲姬周以立準
錯三五以成章簡毗英豪輝煌禮樂是以我公
會邁雲龍望懸柱石摘揆皇王之蘊翼匡述作
之權自陟瑣闈日陳讜蓋繼躋省闕益闡論思
抨彈闕狀而申振官箴汰黜倖員以滌清仕版
剔青羊之釁本羸孱昭蘇刷畿服之公田戚右
龔言戢肇議 親蠶遂襄 郊典此其建白梗槩

可述於諫垣者也正 丘澤之位贊禋報於玄
黃秩 宗廟之儀廣孝饗於禘祫欽若五常之
教夙夜寅清敦叙九族之親協和上下信乎參
駕夷夔勒勳旂鼎此其建白梗槩可述於南宮
者也至于遼左紛紜運籌者定吳會草竊豫策
翦除則又總文武之資猷稱禁帷之頗牧是以
赤衷上徹 宸眷彌深既投魚水之歡復切股
肱之任召對踰於三接顧問何啻移時其或事
關密畫時有急宣孰云顛倒衣裳仍歸整暇即

使披灑浩瀚愈見詳華蓋公性樞神縱故左右
具宜朗鑒霄懸而端揆有體五官並舉思若涌
泉九制齊揮敏同倚馬藐焉小子曩備下寮徒
參屬草之班曾靡起予之助而公居謙推美獎
藉獨優連歷兩曹久塵法從一違蘭署頻播炎
荒頃以覲賀之行謁公政府公撫然迎謂曰珥
筆臨文往往拊髀於吾子也耿予心曲託子宣
之遂出示鉅編屬令校閱汝成展誦隔歲緝勒
始完總凡奏議若干篇分爲諫垣南宮兩集黃

閣封事則不敢采列其間竊以造膝所陳樞機
密勿非外庭所聞睹也夫公居有承家之孝出
弘補衮之忠言舒華國之文行卓經天之業爛
然斯集海宇同瞻矣而苛姁織人妄加瑕豐者
蓋公庶隅峭潔靡沾渙忍之埃襟靈恬曠素耻
奔丐之請故抗鯁介而無憚大寮疾回任以疊
攻魁佞義關國是毫髮猶爭利涉身謀丘陵不
比是以朋謀參妬沽媚當塗謂公侗儻宦衢疑
從倖引向非 皇上垂紛淆之察堅特達之知

則東陽絳灌之陰譖不獨於賈陸而興嗟也夫以公之名實光偉首出人倫試探炎漢已來誰可比伍天之鍾美若此譬之麟鳳必祥於熙代瑚璉必薦於明堂而欲公爲排遏使之汨沒晶熒偃蹇常調世寧有是理耶昔歐陽文忠大不理口而文章氣節照耀古今矧公所遭罹無過織芥故辯誣諸疏亦綴次末編名爲外集將以表公隱微底裏咸可對人而更涉艱危不專順境也

西湖遊詠後序

夫登高侈賦者表大觀之雄懷釋戀冥搜者顯通玄之雅致是以仁智之性山水爲娛文武之道張弛迭用自古蟬蛻之彥豹變之英鮮有不託慕雲霄放情丘壑者也雖然濠梁之樂必莊惠而借蔣徑之蹤非求羊莫儷何則披襟領契知已良難况乎方駕詞場連翩藝苑疊墳篋之協奏宣黼黻之奇葩者哉粵我五嶽黃子秀稟上靈業成獨步負沉鬱之思拓奧衍之才用能

包弁百家馳驟千古氣同子建而文藻蔚敷博
如張衡而綜覈確緻抗浮雲之志蔑朱輪之外
榮考飛遯之貞敦白華之純孝是以海內推轂
人倫仰鏡求之素流矚然罕伍矣伊予蹇劣寔
取因宗傾蓋披顏片言莫逆昔叔向聆聲而攬
袂李邕識面而論交古今人情信乎揆一廼黃
子渙遠遊之興寓眷西湖鄙予洽競爽之心主
供東道千里命駕稽呂之願無違嗣月交驩雷
陳之好益固况乎節開獻歲景淑蘭春山麗日

而揚輝水泮漸而增潤外物呈美中懷有融逸
韻格于丹青遺思育于玄夜窮觀極討勝地咸
周命札操觚綺音胥答緬昔康樂石門之詠恨
乏賡歌右軍蘭亭之襍賞纔窮日豈如茲遊之
樂旣久且諧善乎靈運有言道可重故物爲輕
理宜存故事斯忘夫道重篤詩書之好物輕齊
榮辱之分理存陶性命之和事忘釋身世之累
斯則賢達之本衷高明之朗鑒也自非行輩疇
與評量揔凡所得五言古詩若干首緝次右方

近體雜篇裛爲別集庶使捫鈇不淆風致各得云爾

西湖遊覽志序

海上之士徃徃談蓬萊三島之勝恍惚渺茫莫可踪跡豈若西湖重青淺碧抱麗城闔陸走水浮咸可涉覽况帝都之餘藻飾華富即海上之士所稱珠宮貝闕琪樹瓊花當不過此宜乎勝甲寰中聲聞夷服也然海內名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詎非闕典曩歲五嶽山人黃勉之嘗

謂予曰西湖無志猶西子不寫照霓裳不按譜也予盍圖之時予敬諾而五六年前宦遊無暇迨乎宅憂除服聊寓目焉風景不殊良朋就世言猶在耳負約已長因念古人踰祥授琴將以舒其苑結聞遂作賦用以感於幽冥予不敏竊比山水於笙歌擬佔畢以酬諾一物二義爰契我心於是紬集見聞再證履討輯撰此書叙列山川附以勝蹟揭綱統目爲卷者二十有四題曰西湖遊覽志裁翦之遺兼收並蓄分門彙種

爲卷者二十有六題曰西湖遊覽志餘客有病予此書多述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導慾宣奢非以長化也予則以爲志者史家之一體也史不實錄則觀者何稽焉故泰華終南守國者恃爲金湯之固武夷鴈蕩棲真者隱爲解化之區嶽麓鵝湖講學者闢爲都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居焉而欲諱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祇益浮僞爾史家不爲也客又病予此書名繫西湖而旁及城市覈實不符予則以爲西湖者南

北兩山之秀液也南北兩山者西湖之護沙也滋靈釀淑條貫同之若非元本山川要原別委則西湖之全體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摹寫西湖也學使文谷孔公嘗覽而嘉之曰殆郡史也美刺具陳欲爲鋟傳而以憂去侍御紀山曹公亦欲鋟傳而復以憂去至是侍御劔泉鄔公按部兩浙政肅風清博雅崇文垂情藝苑布憲之暇訪及此書覽而嘉之謂郡守嚴公曰是誠郡史可以傳矣嚴公敬諾屬二守丘公綜理之而

民部秋軒薛公水部洪宇王公咸權稅於杭聞
茲盛舉亦捐貲焉未浹四旬勒梓已竟竊愧才
綿識昧筆削無方符篆蚩冷虛上官之雅意楮
宜覆瓿貽大方之哂言若肯直其闕畧弼其訛
謬哀爲別集被我寵光是大願也

西湖覽勝集後序

蓋聞羽化者通籍蓬瀛飛遯者逃名箕濮雖秉
德殊科而出塵則一若夫文英墨客抑又異焉
挹山水之清輝發仁智之妙用搜奇採藻變龍

鳳之華章六義間作可以解沉痾而舒鬱流
聲丹青斯亦飛遯之小乘羽化之亞匹也鈎玄
沈子脫穎吳門符彩秀峙少堅豹隱之操偶膺
鸚薦之典然而神交冥鵠夢結煙蘿有夙尚焉
由然泛洞庭杭震澤溯洄江淮徘徊齊魯馳騁
燕趙之墟覽 帝都之巨麗心目軒朗豁然大
觀矣竟遭數奇之累抱幽憤之疾息長驅而返
初服方將登會稽探禹穴停橈海上晞髮衡陽
盡矚方輿之勝於是宿留錢塘翱翔鷺嶺乃有

虛崑周子雙湖繆子藝苑名流相將幽討時維
秋暮天宇沈寥草木脫而山青煙波澹而水秀
絕綺羅之點染屏歌歛之哇噍意况崢嶸眊聽
俱爽凌高鶩遠可寫坎壈之憂拊景興懷宜展
登臨之賦乃紆芳躅顧我草堂復與升頓湖山
盤桓旬日因念徃歲嘗與五岳山人春宵步月
涉靈隱之危巔披鶴氅踞獅峯臨風長嘯百谷
宣音飄然萌遺世之想自謂宇宙間領畧者有
幾乃今俯仰十二年山人化去勝跡陳蕪而予

復來此嗟乎郢質云亡既感山陽之笛賞心重
晤忍觀濠上之魚羣公倡和凡若干篇而予作
絕少蓋自猥巴人難酬白雪爾若夫覽勝次第
則鈞玄之叙詳焉

東覽篇序

東覽詩一帙少玄皇甫子子安行部浙東時作
也皇甫子秉憲握符督察郡縣吏治難稽而浙
以東負氣喜訐訟牘殷湊行部之使徃徃汨沒
簿書御燈檢覈猶憚弗給尚暇舒紳緩帶徜徉

藝圃若儒生哉皇甫子巡軺所歷屬意高遠山
情水况儻值其心咸歸賞鑒輒發藻詠以黼黻
靈華居劇晏如無煩衷悃何其工也吾聞皇甫
子臨政敏晰詳而不擾几無沉案獄無停囚藉
令百牒紛披不崇朝而報竟徙倚齋閣便以文
字自娛借興林壑是蓋仕學兩優緩急有序者
謝靈運幽踪雅致流連蕭散之懷暢于永嘉而
病于廢政柳子厚精裁婉託鬱快無聊之感宣
于柳末而失於尤人乃皇甫子含和茹泊慮絕

貪競故多忘機之暇憫時迪志靖共攝職故鮮
滯淫之遊寄言上德駕象玄珠故深達生之旨
木壺懸抱俗韻都捐故滋縻爵之悔言念同胞
饑渴未副故申離索之思是皆興會軒舉調緒
諧合澄江遠岫莫匪良知灑練胷中屏放歌舞
斯則清曠之襟期謝世纓於澠忍者若曰枕石
漱流之樂非登車攬轡者所宜耽彫章縟采之
談豈報主策身之上務是以風塏染臯蘭榛樊
羈海鵠矣方今吳下皇甫氏以詩學禪家伯仲

競爽信乎珠樹叢英照耀庭祀他日花萼有集
茲特見其一斑云

鵝鳴集序

蓋聞鳳皇喈而賢才昌平露生而百職叙鵝鳥
鳴而下有遷人氣類感地有明徵矣自古遷人
阨窮楚服者莫若屈平其次則賈誼遼隔數百
年而太史公引以同傳其言曰小雅怨誹而不
亂二子以之然屈平行吟憔悴卒以自沉賈誼
自謂輕去就同死生而不免壹鬱以齋志達人

大觀者固如此耶是堂俞子博貫經術聲振士
林緒密思清藻翰精贍然雅調不諧於俚耳蛾
眉見嫉於宮群頃以比部郎官出就楚藩司理
楚風善怨雖賢者猶或染之而司理冗官又非
所以居停文士也俞子衷抱冲粹絕無憾尤山
水遨遊寮儕徵逐或撫時觸事聿萌魏闕之思
徃徃形之歌謠六義間作莫不旨含風雅蘊發
性情不爲憤懣諷刺之詞以傷和平之體達人
大觀之義殆庶幾焉不然以柳子厚之才華伍

猿鳥而賦囚山辭則戚矣白樂天之曠逸聽琵琶而濕衫袂趣則卑矣懷瑣瑣於窮通雖文何足道也俞子居楚四年而量移越郡去之日輯其在楚時所著年爲一簡分凡四卷以呈學使三石喬公讀而嘉之爲之題曰鶴鳴集從謫所始也予因得而卒業焉自今往也俞子方將羽儀霄路效瑞明時屏鶴鳥於柎山賡鳳鳴於阿閣矣

治邑要言序

夫縣令者握百里之筦鑰藹群黎之怙恃綜六典之權輿故身兼師帥論秀賓賢則元宰之銓鏡也劭農等賦子育元元則版使之圖會也闡倫章教協和神人則宗伯之寅清也重關密覘以禦暴客則司馬之張皇也明罰飭法屏祛器戾則士師之詰禁也營繕有經澤梁無圯則共工之程度也况乎九重宵旰豐澤天施非令莫究紘紀畢懸藩宣臬察非令莫承閭部奧隱抱鬱祈恩非令莫白故令也者所以賦上德達下

情佐佑百辟西漢已來卽爲名秩 昭代之制
獎毘尤崇臺諫曹卽率由茲選故嘗夷考往哲
參證近睹凡善於令者必善於他官爲其涉歷
繁殷而守堅識練行卓於初服而譽引於後塗
也第其階庠易玷務猥多辛故釋褐之英一行
署令鮮不艷懽旣而騁才者躋於更轍耗志者
亂於焚絲淺衷者債於磯激墨節者敗於利囿
遂謂弊氓難拊巖邑難居是直人負令爾而令
何負人哉南湖徐公以名進士出尹峽江維時

邦逢新造人徂宿頑路屬衝津諸艱弁集同列
憂之而公顧慨然曰茲非自效所耶然猶懷坎
慄之懼恢虛受之量博諏耆舊鑒閱簡書有關
政理者悉歸哀採善雖纖而必法惡雖眇而必
誠蓋身未離於都門而神已周於封域矣迨乎
視篆尤慎圖回輿革所經動中肯綮故鎮煩劇
劇盤錯咸披則若朝歌之最風抗雲垂冰玉其
操則若萊蕪之介強綏弱撫民阜物馴則若中
牟之惠是以碩問蒸騰憲臺竣陟自茲而徃莫

匪亨衢信乎善於令者必善於他官良以前修
爲之張本也暇日則輯其故實文以昌謨最凡
一十四種命曰治邑要言頃按閩中時抽論緒
廼大叅梁君廷振憲副劉君應授憲僉郝君維
嶽請而誦之咸曰是可梓而布也屬予條次而
予復漫引其端漢諺有之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茲非已成耶傳播下屬益以見公之標準端而
嘉惠廣矣

賜閒堂稿序

賜閒堂稿者少師夏公歸田時雜著也公以命
世之才受知 今上明良之契褻焉寡儔是以
一德輔承昌明鴻業盡倫盡制郁然與周雅同
風兼綜千古忠勤良茂矣尋以松楸繫念懇疏
乞歸 皇上閱公之勞而難公之代躊躇未許
顧以他辭賜去弛張揚抑顛倒端倪殆有深意
焉而公則聞命感泣曰臣犬馬不任馳驅自今
有生之餘年皆 陛下所賜也歸而名其堂曰
賜閒雖然 皇上豈能一日恣然於公哉釋念

名言罔不垂睠而公之美塋對越如覲 天顏
蓋腹心之報重則休戚之情通非若他人之去
國者上有賜玦之名下引懸車之禮則畎畝巖
廊雲泥夙隔矣故公之去國僅三歲爾元辰
聖節馳戀 闕庭則有起居之疏賜金賜幣賜
復卿輔則有謝 恩之表省展丘壠悽愴嬰懷
則有祭告之文賓朋高會棗梓徘徊閱四序之
和平假六義以宣鬯則有詩有詞誼敦雅素仁
切撫孤敘德銘勲以備愷史則有碑有誌總凡

四百二十七首名曰賜閒堂稿頃以 璽書促
覲再陟台階道徑錢塘出是編以授汝成曰此
吾歸田時雜著也子其爲我序之汝成受而釐
之次爲十卷以復于公公以授侍御曹君忞曹
君故館閣名士受知於公爲之校其訛謬謀於
侍御楊君九澤而梓之楊君者亦公 廷閣士
也同按浙中途以授杭州府判羅尚綱監刻焉
竊惟古之大臣文章功業鮮克駢美而明農反
服又罕登庸至如張曲江託賦白羽志在惕讓

裴晉公綠野沉冥忘情拯世白樂天結社香山
晚迷佛旨疏太傅辭榮遠辱樂取揮金之數公
者或邁奸佞之會或逢衰亂之朝或多慾以逃
禪或先幾以避禍雖嗜好有適而芥蒂橫曾詭
曰優閒祇自飾耳乃公內有 聖明之倚賴外
無朋比之摧如運際熙雍邊陲靖謐故得從容
林壑無佚無荒挹山水之清暉陶風月之佳趣
抒爲文藻旣正而葩蓋公玄襟冲澹念泯熱中
機事都忘物我無競故受命無飲水之感爲園

有狎鷗之娛不藉聲色以怡情而騁玩翰墨之
間自有天然之豫暇矣譬諸從龍之雲霖雨四
隩而歸依巖岫棲泊無心又若瑞世之鳳來儀
阿閣而止曰提扶九苞容與故公之當朝秉軸
也雖王事鞅掌不愆委蛇之儀其解政還山也
在澗考槃適協恬曠之素是其出處進退無適
不閒而顧曰賜閒者竊以公之間非因賜而後
有也第以侈 優假之深慈表乞歸之始願爾
雖然安石不起其如蒼生 皇上注念耆德師

席久虛 覲謁之晨獎錫稠疊則向之以他辭
賜去也謂不有深意於公哉謹以近日所得恩
紀詩一十二首附刻卷末將以明公受 主上
之寵榮圖報未艾而不易賜間之名以名編者
蓋公之心亦欲無忘疇曩云爾

田叔禾小集卷之二目錄

男田 藝衡 私識

序 十三首

贈福建按察使嚴公入覲序 公名時泰字應階餘姚人

正德辛未進士

送叅議陳公之官廣西序 公名洙字道源上虞人嘉靖己

丑進士

贈福建按察司副使劉公序 公名應授字以中泰和人

嘉靖丙戌進士

贈浙江布政使連公應召入覲序 公名鏞字伯金

未年人嘉靖丙戌進士

贈河南按察使高公序

公名世彥內江人嘉靖壬辰進士

送俞翁辭養還山序

為浙江僉事俞公維屏父作莆田人

贈翁長公序

揭陽人兵部尚書萬達之父

唁叅將李君序

君名宗祐

唁餘杭縣縣丞趙君序

君名金

雲臺雅會圖序

福建時作

春泉起涸詩序

為前應城縣知縣范景昂作錢塘人弘治戊午舉人

贈布政使李公序

公名默字時言甌寧人正德辛巳進士

歲考文優錄序

福建時作

田叔禾小集卷之二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衡 私抄

序

贈福建按察使嚴公入覲序

我朝以按察司監臨藩服有長有貳咸得持印專薦劾其權等埒也三年則按察之長大計郡國之吏朝於京師合群貳所薦劾者與天官都御史廷論之不彰陟黜故都御史臧否人物

于內按察使臧否人物于外內外之論定而天
官行之其權又等埒也其後以御史巡按藩服
與按察互糾而薦劾之權盡歸御史御史良則
從按察不良則自用蓋御史孤而偏不若按察
長貳偶故能審以確也獨三年入覲則按察使
猶得回薦劾如國初時而御史顧以奏牘往奏
牘雖嚴不若回論者之審確也故爲按察者太
寬則下玩操切太急則下危品藻人才亦已難
矣木山嚴公按察福建五月耳懸明秉公綱緝

紀理百度改觀其年冬將奉制入覲迺合同案
大計群屬稽其治狀諏詢旣周洞屬底裏於是
群屬莫不蹶然慙然賢者欣得自見而不肖者
懼無所容也時有崇廣大之議者曰包荒仁者
之量也體念下屬數藏海畜公其行哉有以蹈
厲之議矯之者曰搏擊按察之能也剔蠹鋤姦
相彼鷹鷂公其行哉予以爲二者之議皆偏也
仲尼有言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以身取人無弗
當矣而後志於寬嚴是徇外也能無偏乎木山

公以治禮名家博學迪義潔已奉公馳聲雅素
咸於禮乎取之蓋禮之道通於政而於刑尤切
禮與刑表裏者也按察司提刑以肅下而以禮
繩之斯良按察矣故禮也者莊敬以爲本而易
直子諒以爲用莊敬則不忽易則不苛直則不
回子則人愛之諒則人信之持不忽不苛不回
之心而人愛且信臧否薦劾有不當者鮮矣此
則木山公取諸身以律人者也而更何後志於
寬嚴之辯也同案咸以予言爲然遂徵而書之

以爲贈

送參議陳公之官廣西序

予嘗涉南海跋夜郎翱翔桂林陸沉炎裔訪古
撫今跡山川之源委覽形勝之周防諏夷索之
情僞決戎務之緩急喟然嘆曰嗟乎茲非終身
受用之區哉吾雖病訥乃今談邊事纏纏乎若
倒囊而出物也夫人患無遠遊之志而抱貪得
之私爾苟才欲顯於艱難志恒甘於澹泊則在
彼猶在此也而何鄙於邊方哉五山陳子傑才

也自閩臬遷粵藩叅議以予新自粵藩來日以
粵事爲問予先談其難則陳子慨然深思也繼
談其易則陳子欣然若有釋也終而予縱橫其
難易則陳子毫然復疑而予則與之引酒擊節
運箸而畫之曰無難也無易也如此而難如此
而易爾則陳子翩翩然喜溢眉廣身欲留而神
欲往者屢矣予因以識陳子之往有爲也夫廣
西外捍交趾內屏湖襄爲南維重地然半荒服
也治異中州故夷酋難駕兵事難綜弊吏難轄

軍官土官姻聯瓜葛爲之嚮導探我底裏怯膽
寡謀則跋扈以嚇我投間納賄則役我如奴况
乎賞罰久淆疑憤世積卽有約束抗閣不行故
曰夷酋難駕也猥獍諸蠻踰山伏穴喜則人怒
則獸縱而惡法戇而易欺託寄豪右之家爲之
陰蓋齟齬其間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利
則掩慝埋奸千方居解不得利則宣露宿惡傳
以醜詞震驚官府徂我不察輕舉損威釀成酷
禍迨乎臨陣決策呼吸存亡百慮攻衝頭鬚爲

白故曰兵事難綜也嶺徼守令半出遷謫之科
非耄則玷包含愠憤以齷齪其民職業不修而
怨上官之覺察容之則廢法稽之則反唇機宜
所關徃徃漏洩敗我所圖故曰弊吏難轄也雖
然是烏足以動豪傑之襟懷哉吾能秉廉以飭
法守信以布令推仁以體下好問以矚遠則難
駕者龔矣吾能章示好惡離其陰蓋赤心所加
陰谷畢達刑必懲於首惡兵不蔓於非辜好謀
於先事而決策於臨時不得已而用之非萬全

不發則難綜者理矣吾能端儀立準霽威以臨
之寬而不隨明而不訐則難轄者服矣夫丈夫
生而棄弧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明有事也廣西
雖遠險寧不愈於匈奴哉班超投筆而興馳志
陰山之北遠遊固豪傑之所欣躍也昔者予友
陳弱寶之官嶺右其友驕無狀者戲之曰此亦
善地可寬居之弱寶曰是雖譴浪可以規我遂
名其居曰亦善堂而予在嶺右時弱寶復誦其
事於予予亦名其堂曰亦善而爲之說曰亦善

者苟美之義也孔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終於
苟美而已矣夫人貪得之心生於不足不足者
喪德之媒而亡家之本也人能以亦善存心則
粗糲苟克不必膏粱也布帛苟煖不必文繡也
爵祿苟安不必奔競也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夫由前談之足以恢遠遊之志由後談之足
以弭貪得之私然則廣西雖遠險顧非終身受
用之區哉陳子嘗以御史巡察江防鹽徒爲亂
勒兵勦之一叱而潰乃今按察閩會操潔秉公

綜理周密門無私謁囊無長貲信乎才已試於
艱難而志雅甘於淡泊者自茲往也學將益深
而名益顯矣于是同官劉子輩嘆曰善哉田子
之談邊也核而有徵聽之令人忘倦矣請緝予
言以授陳子曰携以往試其言果有合乎他日
幸書以報我也

贈福建按察司副使劉公序

田子曰毀譽定於久淹速遘於時才不才察於
政庸不庸隨乎人四者錯綜以持世者也故或

以譽速亦以取淹或以毀淹亦以取速才則庸
或以取不庸不才則不庸或以取庸合弁齟齬
孰縱橫是卽有廉若夷齊勇若賁慶巧若般僂
賢若冉閔貧若原季寵若衛霍顛倒其間一携
一擠孰能違之畧其始而稽其終其論迺公其
譽迺崇其庸也無疚於衷故驥以久力金以久
鍊才以久彰毀以久白不才而譽而庸者歷久
則缺故曰毀譽定於久者也淹速遘於時者也
才不才察於政者也庸不庸隨乎人者也劉大

夫舉進士卽於刑曹明訊鞠雪寃滯恤囹圄囹
圄之人死者含恩刑者祛怨迺遷兵曹簡乘伍
督訓練拓射圃以便校閱觀者如堵迺陟工曹
密規制勤省試黜淫巧周會計贊襄郊廟以成
典禮肆無遊工國無濫餼迺晉副閩臬閩臬之
長頻缺而大夫代之飭律令一約束警奸墨嚴
扁鑰增防範修廢墜接屬以禮馭吏以則與民
以信出無謬程入無沈案諸大夫咸曰劉大夫
兼才也閩之士民時時謾驚曰有報矣劉大夫

叅政某藩矣總憲某臬矣既又曰何不遂叅吾
閩藩而總吾閩臬也及今四年矣弗遷而前御
史行部者亦弗薦也諸大夫與閩之士民則又
曰劉大夫兼才也而弗薦以遷豈其毀耶譽弗
崇耶才而淹弗庸何也今御史王公廉得之嘆
曰人信難知哉遂以特剡薦諸朝極辭褒獎而
銓部者亦兩推焉於是諸大夫咸喜曰劉大夫
自此升矣公論白矣而閩之士民又謾驚曰劉
大夫今遂叅吾閩藩矣總吾閩臬矣田子酌酒

以慰劉子又酌酒以諷諸大夫曰公等亦知滇
棘賈乎昔滇棘賈負竒劔鬻之三年弗售也持
以問都伯驢都伯驢曰汝劔奚售也銛而弗飾
滇棘賈曰劔奚取於飾也都伯驢曰劔無取於
飾而予都之人方取飾也故彫幾鞞琫縷鐔彩
組被以翡翠帶以珠璣卽鉛刀鬻矣質而懸之
雖湛盧弗覲也諸大夫笑曰然則吾子欲劉大
夫之飾之耶田子曰於劉大夫奚飾矣迺今脫
穎出矣譬若良驥兼金久而知其鍊以力者也

贈浙江布政使連公應召入覲序

嘉靖庚戌秋九月邊圉有南牧之賊上用廷臣薦乃簡中外羣工文武兼資可備干城之選者十餘人馳召詣闕于是白石連公以浙江布政左使與名其班居無何堠烽息警京師解嚴廼擢公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客有訊田子者曰連公此行社稷之衛也不長城之託而河上乎逍遙得無求之亟而用之紓乎田子曰僕野人也未測于政竊意廟堂之上殆有深意焉

蓋今日之政莫重于邊備而通漕爲急莫急于漕務而治河爲難河道之疏塞漕務之淹速關焉漕務之淹速邊備之利鈍關焉故欲芻飛粟走百貨流溢以實京師而給塞下則治河其首策矣河道之所治涉歷燕趙衛宋齊魯之墟踰淮並海之地南北經畧數千餘里非有通方之見者不能周也廟堂之上以此煩公殆有深意焉而豈曰用之紓乎况乎緩急異施者察時之政也出入無常者王臣之體也萬一鴈塞龍沙

報警如昨則公又將移鎮以往以收敵愾之膚
功恐未得久淹河上也客曰今之國是君所知
也不患人才之乏用而患委任之不專連公雖
名世能保國是之無二三乎田子曰僕野人也
未測于政竊嘗聞之行之修也不至則人之信
者不深誠之積也不厚則感之孚者不速連公
故館閣之儲英也不阿權宰出任臺察翱翔藩
臬之間自筮仕迄今二十五年束修志行無替
初始誠之積也厚矣故沈毅之容可以絕請託

端方之操可以振法軌練達之識可以運籌畫

碩德篤望簡注

宸衷薦剡一披而辟書立下

精神感召有默契焉固無藉于先容者之結納
也自茲往也際雲龍之會投魚藻之歡宣竹帛
之勲永山河之誓者則今日之舉爲之埤端矣
而何國是二三之足憂哉昔魏文侯不啓盈箠
之謗章而樂羊竟中山之伐唐憲宗不聽佞臣
之臆說而裴度奏淮西之功雖二君之任用不
疑抑亦二臣之歸誠有素爾連公斯舉得無象

之然乎連公既去而代之者虛谷媿公也交承之際不獲面焉踰年與其同家詣田子而語且曰君與連公同年進者也于其行也曾無言乎田子曰僕野人也何敢承晤于邦君當其行時適有境外之交亦不獲面故闕言也因述與客問答以語媿公媿公曰斯言也可以贈矣聞諸連公矣殆幾測于政者也婉而有思請序以爲贈於是乎序

贈河南按察使高公序

嘉靖庚戌夏五月白坪高公以浙省叅政 覲賀詣 闕會河南缺按察使吏部以公資望卓越疏名以請 上可之先是省察以遷出者則處者例有贈言白坪公聞 命闕下夙夜之官不復出自省中以故贈言獨缺明年左使虛谷媿公謂右使西潭汪公等曰惟茲舊典不可獨缺于公乃暨羣寮徵言于予以致遐邇予則聞之贈者增也謂增益其所不能也故言者無所忌避而聽者有所持循乃白坪公西蜀世家也

聚族白坪者七世矣策名科第者九人焉皆有
聲仕版社號德星公以清貫偉齒纘承祖烈而
又器局闊遠風裁峻朗才識精敏流伍所希其
聞見博矣其效法良矣家庭之間固官箴之所
自出也而奚俟于予言雖然予則聞之楊園之
道猗于畝丘言汙下之見或有介于高明也成
雖不敏願有請焉夫河南海宇之中土而成周
所嘗卜宅也藩屏京師闔閩函夏爲方鎮重地
襟山帶河聯絡燕齊秦晉之疆而成臯函谷商

阪方城之塞天下稱雄焉故其險阻易據大梁
之墟四通八達水陸之會其地夷曠易戰故猝
有烽塵之警閭閻殷阜重禮教寡諍訟其民質
朴而易凌故吏多闕狀吏闕狀則刑罰不中而
訟愈多訟愈多則良孺不安畎畝而亂易起以
易亂之民而乘易據之險馳騁于易戰之地則
藩屏之勢日孤故曰刑者治亂之本也而河南
之治亂又函夏之本也古者議刑之序曰大刑
用甲兵其次斧鉞其次刀鋸其次鞭朴鞭朴之

用不中而後兵甲之戰不息故剷盜之萌而救
亂之始莫要于提刑况按察之權無所不統而
兵刑尤急是故秉律令雪寃滯分淑慝則權同
司寇飭兵戎詰姦宄戮暴畧則權同司馬察吏
狀之闕最定賢不肖而進退之以揚清激濁則
權同冢宰而按察使者則又總各道之權而綜
理之故非兼才莫與也昔在成周周公召公夾
輔王室分陝而治河以南者召公之所臨蒞也
三監之亂遺孽欲起公寔撫之嘗聽訟于甘棠

之下後人思其德而愛其樹爲之歌曰蔽芾甘
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然召公用刑而人無怨
者其故不少見于詩焉及讀尚書召誥一篇反
復于祈天末命而歸重于顧畏民晷之語然後
喟然嘆曰此召公之所以感其民也夫召公以
齊聖之德都太保之位秉方伯之權而猶顧畏
于晷險之小民則其懷洞屬之心布哀矜之政
保抱携持者無所不至矣此則召公之善于提
刑而暴亂之慝不復作也白坪公器局闊遠則

文武之用莫不宜風裁峻朗則綱紀之儀莫不
振才識精敏則古今之變莫不達如前所陳公
固優爲之矣而奚俟于予言白坪公誠以召公
爲法則所以未甘棠之譽著夾輔之勩者必有
道矣此則諸公徵言之意也

送俞翁辭養還山序

敷齋俞公按部吳興秉公布憲持平不煩而又
明慎以裁之潔白以主之是以民有餘懼而官
多暇日循行之隙不勝陟岵之思眷眷庭闈白

雲在睹乃迎其尊大夫某翁於官在色養勤渠
一日翁謂敷齋公曰吾歸矣吾躬稼足以給伏
臘灌園足以充賓需不欲久溷汝也敷齋公涕
泣而留之則又曰無傷也陶侃之母不受潯陽
之鮓古今美談使吾以洗腆累汝非心所安也
君能盡心民理貽我令名即所養多矣奚在於
區區甘旨之羞哉敷齋公不得已乃十日戒行
扶送於雲溪之澣斯晨也風薰日朗槐柳垂陰
亭列長筵賓寮助祖稚孫摻袂愛子稱觴棹

停驂悲歡駢集觀者感嘆以爲榮慶盛事錢塘
洪梗見而圖之述事於某請序其首簡予惟小
雅之篇有之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
之潔白也夫孝子有潔白之德而後備循陔之
養然後親心怡焉敷齋公束脩至行如玉如瓊
小雅所稱無以加矣吳興物產殷富如以口體
之養則烏程若下之釀顧渚紫筍之茶巨口細
鱗之鱸晨鳧露雞之臠皆可以陳水陸而薦庶
羞者而翁不屑啖之顧曰吾不以洗腆累汝義

方之訓不亦嚴乎昔者毛義捧檄攝令尚爲親
驢潘安仁板輿家園猶張賦詠乃敷齋公星輶
薦服照耀青春勲望日隆褒封荐侈則所以順
悅其親而私衷慶幸者不更有加哉斯舉也吏
民瞻仰風教四馳又非特士林艷羨而已也詩
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敷齋公有焉圖而序之
宜矣

贈翁長公序

鮑浦之滄舉登之村有翁長公者蓋南海聞人

云長公以仁義信于其鄉鄉之父老子弟無賢
愚咸知長公長者也有曲直詣門求白長公款
款居解之兩家定棄仇讎去有短事輒相戒曰
長公得無知之嘉靖庚寅潮陽大歉縣令議賑
事而難主者以父老言持羊酒詣長公頓首請
曰願以屬也長公不得已許之乃度支錢穀計
戶口序給有差惠周而不濫頃之境內盜起漳
寇亦抄畧海濱縣令皇恐復庭詣頓首以禦盜
屬長公長公不得已又許之乃部勒子弟壯者

以什伍自衛夜半有盜擊其鄰村長公聞哄纓
冠屏什伍掉赤臂往噉曰嚇何爲者我在此也
盜聞長者聲投刃羅拜長公曰是家貧多喪伐
喪不義剝貧不仁公等壯士適困乏何不告我
當有賑也盜媿謝去已而漳寇聞長公名戒不
敢犯境尋亦解去邑人德之爲之歌曰嗟我有
生長公是寧陰隲孔明報以未齡嗟我無死長
公是起陰隲孔邇報以賢子蓋長公有三子皆
業儒而伯子仁夫以進士爲戶部卽是歲奉

日村文集卷二
勅行賑畿甸畿甸之民到今頌之曰翁父活我
仁夫今爲廣西按察副使分巡左江左江之民
懷恩而惕法諸土官咸帖帖歛豪股弁而脅息
矣田汝成曰予嘗觀風海隅聞縉紳言翁長公
事未嘗不色喜心動也人亦有言堯舜不垂衣
不足以令三戶此非通論君子居其鄉睦以協
䟽異媼以篤族屬任以急難厄恤以調匱乏而
本之以孝弟將之以忠信其薰人而化之也不
盟詛而喻不櫛楚而威故曰施于有政是亦爲

政安假干冠裳朱墨也在漢陳太丘平心率物
而鄉之匪人皆甘刑而耻短以爲古今人不相
及乃長公方之同否何如哉天之福善降百祥
也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故曰天籍有紀非終
則始乃長公享遐齡鞠賢子蔚爲名臣始終戢
穀輿人之頌天從之矣又曰家君之德大類長
公人言天下皆若家君則結繩之理可復乃長
公今年六十六矣少家君五稔其治行離祉往
往相似或言善不必報仁不必壽者豈確論哉

日村文集卷二
二

予於長公爲通家子於其生之日序以慶之且以副告家君也

哈叅將李君序

有苗弗靖于都勻者三十年矣頑弗克翦都御史陳公忿焉計必滅之詔許所請廼謀帥于三司大夫時李君以潯梧叅將屏居山中諸大夫舉以屬事曰名將也勇而有謀陳公乃檄李君李君亦毅然作曰敵愾效忠敢以投閒爲解遂偕諸大夫督軍並進環賊窟相持三月賊益惰

弛李君出奇計夜冒雨襲賊營賊大驚潰斬首六百人諸軍乃罷陳公上其功進俸一等頃之賊孽復作陳君問計李君李君曰是未可以猝破也曩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徂以爲常故渠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觀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剋也廼今諸賊懲于剉衄之餘憤噪而集棄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負擔未弛勞勩未舒強驅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虜乘強使之軍難以濟矣陳公笑曰君何怯也吾欲以

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李君曰公言何易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橫戈于市即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與必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乘知彼知己百戰不毀迺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陳公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擣虛乘勝者馳挫銳者披譬之破竹有餘刃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爲功李君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狙也蒲

騷之後卒狙莫敖定陶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某以爲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陳公艷然曰李君一何管蒯我也又強檄李君李君不得已復偕諸大夫督軍往李君先焉賊果殊死禦我我軍敗績李君力戰手射死數人矢盡投弓罵曰奴來速殺我賊遂擁李君去頃之賊悔禍釋李君歸或曰孰謂李君勇有謀以其軍敗又愛死生還矣田子喟然曰嗟乎柰之何以成敗論人也事不可豫料久矣

况于師乎昔孟明奏封殺之績曹沫成返地之功皆以三敗得之三敗者且不可侮也况輒以一不利少人哉且戰之利鈍李君籌之審矣而吾謀適不用則敗又非李君所自取也吾聞李君嘗守銅仁矣竟其任十三年而苗人不敢犯塞又嘗救畢節之厄矣馳單騎突重圍逐蟻附之虜萬衆皆靡枕籍而斃非其勇足以率人而謀足以制勝者弗克也柰之何以一不利少之也且吾聞之死生亦大矣李君誠愛死暴者畢

節之後計不旋踵而李君甘心焉迺今不死固有見也李君誠死不足重國立名節適增諸大夫之尤雖死何益昔楚殺得臣而晉人以為楚再敗也李君方以再敗為諸大夫懼而曰愛死無乃逆其心乎吾聞李君因人言而有慚德且朝議洶洶若將委罪李君者予故叙而唁之亦以慨世之好以成敗論人者

唁餘杭縣縣丞趙君序

餘杭縣風俗險薄喜訐訟以相高豪之魁者則

剽竊律例構鬪是非以恣起滅又能援結上府
胥史以挾制令丞令丞有事上府者必請計
迺敢往徒黨從之游者受業若弟子然誓訣死
生觸一則餘者糜沸蓋積習使然也自予耳目
所覩記則喻滋爲之魁喻滋死而歐春爲之魁
歐春充徒者十四犯充軍者再犯矣春之充軍
清浦也縣遣解子押戍所未至可百里春夜醉
解子縛投沙渚逃歸黎明解子叫沙渚中他舟
恠而援之得不死亦歸懼春惡不敢舉控會有

徐球者亦豪魁也行五眇目號瞎五一曰乘馬
經春廬春方課家童墾官堤樹菜球曰官堤誰
爲墾者春叱曰瞎五墾官堤者我也爾何爲者
而敢誰何麾家童毆之球策馬而遁慚恨思所
以報春者會縣丞趙金者履任三月而署縣事
以風裁自勵綽有能聲球嗾解子曰何不以狀
詣趙丞解子曰舉狀固易易爾柰觸惡何球曰
趙公嚴明春雖惡無能爲也解子敬諾詣趙君
列寃狀趙君素稔春惡捕詣臬臺副使陳公報

曰歐春狃惡不改再戍仍逃縣家重撻二十以
百觔枷枷市爲令趙君得報枷春縣門春恨之
故倨慢趙君出入春荷枷端坐不起趙君未敢
誰何也會長至迎龍亭出縣春亦端坐不起趙
君粹春庭撻之罵曰若耻趙丞迺敢耻皇帝
耶令市民四人晝夜守之不得展轉春自度必
死趙君手而春有兩女皆殊色善歌舞里人憚
春惡莫敢委禽而其子婦又壯有力善擊劍走
馬春迺夜市酒飲守者令兩女歌舞灌勸守者

皆沈醉時大雪寒甚春與兩女陽附火劈牀爲
薪冀以亂其聲俾守者不疑頃之皆鼾睡春遂
劈枷而遯子婦負之而行行四十里比明守者
始覺一縣皆驚以爲脫之四方矣而春故詣臬
臺時僉事謝公掌分巡春遂詣謝公列狀且誣
趙君納徐球賄將殺某以滅口弁誣趙君他賊
以千計謝公信之事下府守府守嚴公雅知春
惡重撻之雪趙君誣狀謝公怒更下貳守丘公
運副白公覆按之按如府議會縣有高貫者亦

豪魁也富而不法當趙君署縣時貫殺人當死
行賂上下皆爲曲解趙君獨論罪如律貫恨趙
君與春比周行賂飛語爲趙君賂臬臺千金謝
公聞之愈怒親按之竟削趙君官而論春枷號
充軍如舊擬也趙君罷而臨安丞胡宏來署縣
事貪酷並行民不堪命有欲赴愬上官者宏知
之擒其人庭撻之罵曰人謂餘杭刁餘杭固自
刁昨告趙丞今復告胡丞耶父之貪酷愈甚民
有愬謝公者謝公果撻之罵曰人謂餘杭刁餘

杭固自刁昨告趙丞未一月乃復告胡丞耶宏
聞之庭笑謂左右曰爾翁料事何如左右皆竊
笑竟以善事得代去田子曰嗟乎趙君之去也
民咸憐之以讒口騰溢惡之詞竟墨墨不得白
何哉况乎上事纔三月爾即使不令比之胡宏
固霄壤也彼蠹民而無恙此嫉惡而罹災豈非
命歟雖然元惡之在世殆有神物護持者猶之
虎豹梟鷂之生育字微於林藪也其不可盡驅
而殄者天也故神道雖殛惡然非逢機構會不

敢輕舉雖堯朝亦有四克焉孔子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諺曰惡貫未盈莫之敢撓撓之
反傾天心未厭莫敢已亂已亂益叛信哉趙君
行矣彼哉彼哉吾不知其稅駕之所也

雲臺雅會圖序

閩臬同寮凡十人而七人會餘以當務出者也
時木山嚴子入覲瀕行石竹劉子豫齋曾子滿
考繼發渠陽沈子豫陽田子應臺傅子五山陳
子會餞於凌雲之臺是日也天宇昭曠萬象玲

瓏左挹鰲峯右晞烏石俯城闔而軼煙霞離別
之情與秋俱豁矣嚴子不解飲而有雅量終日
由由無倦色傅子田子曾子解稍飲非適興不
發沈子陳子稍稍勝強飲劉子病戒飲始開杯
勺酬酢既周絲竹咸屏移樽選勝斐爾爲曹傳
子陳子奕傅子先舉掀髯賞之陳子舉子橫肱
躊躇未下也劉子沈子投壺曾子偶沈子約曰
劣則同灌也童子立馬劉子獲美純沈子審矢
欲發曾子從傍輾然命中矣蓋諸公心孚於平

日故肝膈咸傾灌浹於茲辰故笑言不厭于是
嚴子覽之欣然曰是會也既樂且雅不有紀之
是野合也據石牀展卷以授田子田子曰諾頃
之有畫者貌曾子小像獻詣酒所曾子遂令畫
者遍貌七人繪爲七幅曰處者留行者携以往
南北東西常若樽俎於今日也于是嚴子愈益
欣然曰是舉也既雅且奇不有紀之是泯善也
以卷趣田子田子曰唯唯竊嘗聞之同官爲寮
同事爲寮同道爲朋同氣爲兄弟其合也彛倫

之叙也其睽而離也彛倫之所由以敦也然兄
弟易翕而朋友難諧察寮之間尤易齟齬故非
達禮則不讓非和衷則不誠持不讓不誠之心
而糾轄勢利是以官軋則相陵名駢則相妬名
位偶而懟愠積明則攻暗則毀視如讐仇惟恐
不力其次則簧舌磬腰緣飾詐諛以取容悅彼
烏知同官同事之情也昔者虞廷列牧同寅協
恭周家之燕朋友也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其
和如是故能戮力王室尊主澤民迺今諸公忘

形骸而投意氣曹耦交驩如壤筦之協應也是
兄弟之所難者而翕然同懷得非尚友虞周之
風者乎若夫樽俎談笑之間又其淺者予故述
而敷之使後之子孫知父祖之交有足法也嚴
子應階時泰餘妣人爲按察使劉子以中應授
泰和人沈子德秀師賢德清人田子叔禾汝成
錢塘人傅子德輝鳳翔應山人爲副使曾子公
裕世昌南海人陳子道源洙上虞人爲僉事以
當務出者沈子靜夫一定侯子孟學廷訓郝子

叔望維嶽也

春泉起涸詩序

希齋陳公之守杭州也修廢墜飭章程宣教化
慎刑罰廉以立節平以持法馭良以德馭姦以
刑蓋暮年而政通禁止民用肅和迺屬清燕進
鄉伍耆長而訊之曰於爾之里有孝親弟長力
田不倦聞達閭然者乎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
之闕善闕善者罰耆長敬諾而僉舉者若而人
則又訊之曰於爾之里有俊秀異等敦悅書禮

堪儲選造者乎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救賢
救賢者罰者長敬諾而僉舉者若而人則又訊
之曰於爾之里有矜寡孤獨比於顛連不能振
活者乎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者謂之虐糶虐糶
者罰者長敬諾而僉舉者若而人於時范君亦
在舉中范君者故應城令也之官甫七月以病
免歸橐蕭然環堵就圯上漏下濕貧病總至信
乎長卿有壁立之居卜子有懸鶉之憊矣陳公
聞而憐之爲之捐貲問舍有寧宇矣則又給以

閒田有恒產矣則又授室於二子胤嗣有承矣
夫三施而不倦雖家人父子猶難之况郡侯之
於子民哉於是范君感公之德乞言於鄉大夫
頌述其事題其卷曰春泉起涸喻公恩波優渥
救我於槁悴之餘也夫今之仕者融融攘攘率
趣熱以邀名是謂挾炭於鑪冶之門炙手相煦
稍有炊畀非勢則豪又不然必其親故曹耦也
而搜拯側陋閔老惠窮垂惻寒沍沛生死肉骨
之澤長活溝壑之人者寔罕聞之是以北門有

終窶之悲杜陵有廣厦兀突之想也夫以范君之厄貧病交侵瀕於皓首固仁人所宜隱楚然曠旬歲而不值迺今始獲濟於陳公陳公之德惠先鰥寡一郡沾之其含恩而感者何限咸默然無所陳述而范君獨能以其心鳴又能使諸大夫識不識咸爲歌詩以彰其盛嗟乎一葉落而天下知秋者氣之感也一人歌而滿堂解頤者情之觸也是以投醪可以煖三軍埋醢可以合四國范君之感誠深而含情之觸之者誠廣

矣寧能已於言哉陳公行且晉陟台階秉鈞運杓以綏育寰宇春泉之汪濊將盡萬有而亭毒之不獨起憔悴於范君而已也嗟乎中山以壺飧獲挈戈之士趙宣以簞食致倒戟之賢顧世無豪俠爾雖施者不責其報而受之者能無介於懷哉

贈浙江右布政使李公序

國家宰割藩服分奠海內各置左右使以掌之綱轄相維兼總條貫規宏慮遠矣然權等則抗

日知錄卷之二
議角則持較軒輕于錙銖而釁孽蜂起稽之賄
記徃徃有之非所以端協恭之儀重平章之選
也故敷誠布公延諮讜諒者左使之經也同寅
讓美贊決可否者右使之誼也獨不聞之大車
以載隻輪弗行大厦以構隻楹帝肇古之相者
蕭規曹隨方舟而並濟姚通宋守殊騁而同歸
今之藩服古之行省也今之左右使古之兩行
相也兩相和于朝則百僚師師而卿士靖共矣
兩使和于藩則百僚師師而守令洽比矣帝王

之治聯屬中外通爲一軀者此其首舉也而胡
可以纖芥細故壞其典哉古冲李公海內名士
也粹敏端勁不泥不撓博學多聞而練達國體
嘗爲郎于天官矣抗禮法于權要而氣節之士
聞風激昂嘗提學于嶺南矣身教洋溢而青衿
之子瞻儀雅化茲者爲按察于浙中明習律令
沈詳而不苛吏畏民懷察案矜式跡所蘊抱隨
適而宜是以實茂聲騰望懸朝著曾未數月而
右使之命下矣夫浙江海內之首藩也綱轄之

任非名流莫與焉然而吏治病于難稽民勞苦于加賦錢幣耗于侵匿戍伍廢于恬熙百度叢劇倍于他藩茲欲振弊而理之非淺衷狹識者所能勝也古冲公才足以集事而德以將之又得退齋林公爲之左使金玉聯輝兼有棗梓之好是行也其相得以有成也必矣他日納麓登揆並熙帝載同則蕭曹異則姚宋者不有兆于今乎三司諸大夫西岩劉公等雅善于公喜其遷而惜其去也以僕辱公投分徵言以贈若僕

則安能第有感于睹記之愆述職掌之典以致祝頌之私云爾

歲考文優錄序

自鄉舉里選之義微而校文取士追攬本始蓋亦古者言揚之遺百王遞作莫之革已隋唐設科褒首詩賦雖有明經無過帖墨鈎截句讀困以真摻探其疆記而平文大義或反面牆趙宋中隆稍稍易轍俾得依並註疏潤色其辭然亦訓詁之緒餘終羅瓊尾挾筴覓舉者不報瞋目

之待雋又耻伍進士重而明經輕本末良舛矣
明興損益舊服統緝聖直罷詩賦而崇九經粹
然大雅簡造俊秀三試而舉之文凡七體七體
之制論策易而經義難蓋義主通經經由聖作
苟非淹洽疇測精微故經義者德行之金聲而
藝文之寶裘也行之百七十年鴻儒碩輔茂材
異等登進由之然體式屢遷趨投時尚約凡四
變洪武末樂間法令櫛核仕罕章縫草澤九流
咸充任使而珥筆彤闈宣綸應制者無慮六七

鉅公爲時哲匠藍樓之子往往假借以取之苟
充解額而已故其時太素而不藻雖無丹雘亦
免雕鏤宣德以還迨乎成化恬熙世際政與時
舒朝無督責之風士寡紛更之議經生弟子牽
泥陳跡幾於墨守豈無卓犖亦且淪胥下者茹
穢藉枯無復馨熠 泰陵在御化以德淳獎右
耆彥野伏彙起兼以奧簡遺編悉歸琬琰士以
專經爲隘學以博古爲名彬彬乎文質相扶弊
蠲史野蓋亦雍明之嘉會茂可匹已正德暮稔

昔貫猶仍流風浸靡迺臻今日竊有慨焉俗尚
刻削論以訐持堂陛因承大急小絕青衿栩栩
益用佻儇鈔掠纖穠厭捐本領遂謂經義雕蟲
駢偶壯夫不爲釋褐之餘什九踈闊是之謂背
犯國制狎侮聖言化外之僖胡可引爲吾黨
也寧不思乎唐詩近體藝圃所珍宋賦律格名
集猶載彼獨非雕蟲哉何其貴遠而忽近也况
乎祖孔孟之法猷宗程朱之懿訓闡性命之奧
旨叙彝倫之大範宣願治之謹謨綜先王之淑

矩縱非衷抱亦涉昌言不猶愈於詩賦哉故經
義有破有承有原有講有繳有結謂之六解一
解不備卽匪完章乃若氣以豐盈爲幹脉以貫
穿爲維偶以嚴整爲容語以雄健爲骨譬之廊
廟端人沐浴佩玉行剡剡而坐巍巍也斯則經
義之大方掄才之朗鏡矣自慚蹇劣何以觀諸
庚子歲大比閩儒得其經義論策異等者若干
篇雖純駁不齊而僉居百二取辦俄頃無殊刻
燭可謂難矣門人高孝忠力學士也潛錄而錄

